

## 离别:伤感之外或有自在

马尚龙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这是柳永《雨霖铃》中的名句。

离别是一件伤感的事情,但文学作品中最让人百读不厌的,甚至可以说是最高境界的内容,恰恰是各式各样的离别。有肉体,有心灵,有情感,有恩怨……生活中,大多不愿意离别,但是又非常欣赏待见文学和影视中的离别。好几十年前越剧电影《红楼梦》上映,很多女人是带了手绢去的,从黛玉葬花到宝玉哭灵,一边看一边擦眼泪,看了一遍又看一遍。不愿意自身遭遇伤感的人,很乐意在戏文中享受伤感的情绪。

不过,人还有另一个两面性,很喜欢欣赏戏文里离愁别绪的人,在俗常人情世故里,未必是个善待离别的重情之人。“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这种事情,眼跟前也很多的,如果说有什么区别,只是离和别的区别了。

“离”的繁体字写为“離”,是左右结构,但是在甲骨文中,是上下结构的会意字。下部像一个捕鸟兽的网,网里有一只“隹”——麻雀、黄鹂类的鸟。网下面还有手,逮住了鸟,要从网里把鸟飞拿出来,含有分开的意思。本义是“分开,去掉”,也可以理解为是这只鸟从此离开了鸟群。

“别”就不一样了。在甲骨文中,“别”右边是“刀”;左边像是骨架,两个构件合起

来,表示用刀将骨肉分离的意思。殷人占卜用龟甲和兽骨,用于占卜的兽骨要先剔除附着在骨上的肉,这便是“别”的由来。我想到上世纪60年代全国17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几乎还是少年,却要背井离乡。离开父母之际,这是“离”。离群的小鸟,离家的小孩,失去的不仅仅是群和是家,更大的失去是庇佑。幸好,10年之后,上山下乡的知青基本上回到了父母身边。

离是一件事情,别则是一件事情。

离的是身,别的是心。

离是冽冽北风的多愁,别是潇潇秋雨的善感。

有部意大利电影《天堂电影院》,说的是小镇上的一个男孩,一直以电影院为自己的生活;后来他离开了小镇,很多年后回到小镇,电影院却在一场火灾中化为灰烬。整部电影的情绪主线,是从男孩离开电影院到电影院离开男孩的两次离别。离中有别,别中有离。影片中的男孩,是在人生反反复复的离别中成长的。

《红楼梦》中一直交替着离和别的凄美。黛玉葬花是别,宝玉哭灵是离。黛玉焚稿是别还是离?是别,是诀别。常常,秋雨之别的伤感甚于北风。

生离死别是离别的极端,人人都本能地惧怕,即使是目睹生离死别之事,也会是很

沉重很压抑。有不少人去参加葬礼,会戴金饰,说是压邪,告别后会兜一圈而不是直接回家……显然,生离死别的葬礼,是必须参加的事情,而不是可以作为谈资的事情。

倒是有人云淡风轻地将葬礼比作人际关系,让我喷饭式地笑出声来,却又极其钦佩。

台湾艺人蔡康永极善于用娱乐的口吻,说说一本正经的事情,却是说得让人豁然开朗之深邃。

蔡康永说,人与人之间难免有不开心、分道的事情。他说他将那些不开心而不再来往的人,看作是参加了对方的葬礼。乍一听,觉得有点刻薄。蔡康永继续说,他是将过往的一段来往当作一个逝者。参加逝者的葬礼总是要衣冠楚楚,还要对逝者鞠躬行礼,心里还会想着逝者有过的可爱。对逝者,是不需要冷眼相对,不需要理论,不需要骂他几句的。蔡康永说,这就是他对友谊友情离别的态度。

“离别”竟然是可以这样自在的。我想到了离和本义。“离”是一只小鸟挣脱了网,“别”是一把刀将骨肉剥离。这就是断舍离的离了。

如今很多人时不时会显摆自己的“断舍离”:把自己曾经心爱的旧物断舍离了,实在是看低了断舍离,不曾明白断舍离的要义。断舍离,断的是念想,舍的是功名利禄,离的是生活。断舍离常常出于被迫和无奈。可以主动断舍离的人。这样的人,可以用一个词来称赞——境界。这境界是很多人到不了的,就免谈断舍离了吧。

## 一花一村庄

章铜胜

一花一村庄,被花环绕的村庄,是美丽的,也是幸福的。

皖南歙县的汪满田村,是属于徽州皇菊的。汪满田村不大,民居散落在附近的谷地和山坡上。人家房前屋后的空地,大多栽了徽州皇菊。村外的山坡上,也多栽着徽州皇菊。汪满田村,是被徽州皇菊填满和包围的村庄。

秋末冬初,汪满田村的村里村外,徽州皇菊开花了。徽州皇菊开花,浓绿的菊叶之上,是朵朵金灿灿的黄花,整个村庄和山野都明亮了起来。村外的山坡上,朵朵黄花随山势连绵起伏。风中,一些山坡上的民居,像浮在一片金色的波浪之上。谷底的山村,被一张金色的花网兜住了,仿佛那张花网只要轻轻用力向上一抛,就能把整个村庄抛起来,抛到浓浓的花香之上。

徽州皇菊的花地里,有三三两两的人在摘菊花。他们胸前挂着竹筐,或身上斜背着背篋,两手在花间穿梭,一朵朵花被摘下,放进竹筐、背篋里。徽州皇菊的花,有成人掌心大小,舌状花瓣多,花形饱满,干制后,依然很好看。一朵干花,在透明的玻璃杯里泡开,溢出明黄的汤汁,花香四溢。我喜欢用淡色青花白瓷盖杯泡徽州皇菊,看着它在杯中慢慢张开、伸展,它们在杯中又重开了一次。

卖花渔村,是藏在徽州新安江南岸山谷里的村庄。单从村名看,卖花渔村和花也是有缘的。与卖花渔村结缘的是梅花,是“寒梅著花未”的梅,是“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的梅,也是“梅妻鹤子”的梅。旧时文人,为一树寒梅留下了如许诗意。

用环村皆梅也,来描述卖花渔村,既形象又贴切。我从没见过一个村庄像卖花渔村那样,村里村外的全是梅花。每年梅花开时,我都想去一趟卖花渔村,看梅,但大多数时候并不能如愿。不能去卖花渔村,我会在朋友圈里,隔屏赏梅。在没有朋友圈的年代,我会让徽州的朋友拍几张卖花渔村梅花开了的照片发来,聊解梅之思吧。卖花渔村以徽派游龙梅桩盆景闻名一时。村里很多人家,多制作、养护梅桩盆景。村外,多培植梅树的老桩。春节时,村里人家的春联上喜欢写“红梅报春”,梅花开了,春天已近。卖花渔村,是离春天很近的村庄。

杜牧在《清明》诗里写:“清明时节雨纷

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诗里的杏花村,在皖南的池州。我的家乡与池州为邻,多次去杏花村。但每次去杏花村,都没有赶上杏花的花期。不是去得迟了,只见落红满地;便是去得早了,烟雨中的杏树,还在等待一阵和暖的春风。杏花太过娇弱了,花期也太短了,期而未遇,虽难免遗憾,也在常理之中。江南烟雨,让“十里烟村一色红”的诗意留在想象中,也许更好些吧。

家乡小城东南的凤凰山村,因村庄周围的群山,从空中俯瞰,形似展翅欲飞的凤凰而得名。凤凰山村的土质宜植风丹,村民将村边山上的坡地,用石块垒成一级一级的梯地。梯地里,栽上风丹苗。每年春分的前后,山上的风丹花就开了。待到风丹花开,站在山下的村庄里,只见山上一层层的白,如霜雪。此时,风丹花香溢满整个山谷和村庄,走到哪儿,都会染一身花香。风丹花虽单瓣,花形大,花茎直径可至十几公分。风丹花瓣洁白如玉,俏立枝头,静如处子。有风来,花瓣轻摇,如欲飞的只只白鸟。于风丹花而言,动静总是相宜。

喜欢一座座被花包围的村庄。一花一村庄,花满村庄,村庄如花。

扬出的稻香吧?”我点点头说:“香!”

乘母亲喝水时,我跑到风斗跟前,踮起脚尖,伸手摆起转轴。父亲开启很小的调节门,站在我的身边,告诉我摆转轴要匀速,摆得稳,风斗转速快出风大,容易把好的稻粒吹走,相反摆得慢吹不走瘪稻。原来摆风斗还有秘诀。从那以后,我就爱摆转轴扬稻,饱满的稻粒从风斗出口落下,可香啦!

再大一点,风斗扬稻时,我会换母亲摇一会儿。摇风斗转轴看起来简单,真正地摇它,就知道不简单了。开始摇还是信心满满的,摇着摇着手腕就酸了,身上也出汗了,头上没戴草帽,风斗里飘出的灰尘、草屑落在头上奇痒难耐。此时父亲见我摆转轴有点吃力的样子,笑着说:“再坚持扬半笆斗,今年家里交爱国粮就够了。”我咬咬牙,左右手相互轮换摇,看着父母把扬净的稻子装进口袋,往板车上抬时,心里可高兴了。因为父母把这上等的稻子交公粮,肯定又要捧回一个奖杯了。

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此刻,我摸着被破的风斗,它为家里扬过二十多年稻,使父亲喜拿无数个交优贡公粮的奖杯。农村实现机械化后,风斗淡出人们的视线。望着金黄的稻田,稻子快要割了,只是这风斗用不上了。我没有叹息,心里满是欣慰!

## 冬天的村庄

李永海

茶,或走亲访友,世界充满了各种乐趣和温情。

画家王冕坐在窗前,铺好宣纸,备好笔墨,隔窗仔仔细细临摹,画出了一幅美丽的《梅花图》,立刻惊艳了人们的眼睛,并以画梅而闻名天下。

孩子们在雪地里,有的在滑雪,有的在堆雪人,有的打起了雪仗,玩得不亦乐乎。

冬天里,寒风骤起,大雪纷飞,繁花落

## 深秋,去醉白池醉一回

刘向东

深秋,松江同学发来醉白池美图,说秋景斑斓令人陶醉,何不相约去醉一回呢!

醉白池我闲游多次,但秋游倒是初次,自然也就另有心境。园内依然是鸟语花香,只是蜿蜒幽静的步道多了一层斑驳的落叶,那种美感和窸窣令我忍不住落脚。可踩了上去,顿然有种轻盈之感,或是一种心神飘逸的醉态吧。熟悉的槭树、乌桕也依旧枝繁叶茂,但每片叶子都以红色为基调,浅红赭红深红层次分明,也有红黄相间,宛如油彩渲染。树梢上的叶子多了阳光照射,也就分外红艳透亮。微风轻拂,树梢摇曳,每片叶子红光闪烁,看不出秋的萧瑟,相反张扬的是最美风采。想必任何一位游客面对这种风采也一定会被陶醉和鼓舞。因为哲人说过秋天的景物是无声的诗,每一句都有成熟之美,也都有陶醉的意境和鼓舞的力量。

同样,张扬风采的还有古银杏,它们是醉白池的主角。以往几次相遇均是绿荫如盖,无论春夏,银杏的浓荫最为惬意。而深秋的惬意更多是震撼和沉醉。仔细观察,每一片扇形叶子都是纯粹的金黄,好像是在同一时辰,步调一致地与周围葱郁的冬青、黄杨、山茶、桂树、翠竹等绿植和古色古香的亭台楼阁廊榭水榭交相辉映,共同释放着极致的华彩。说来惭愧,自家的门口就是银杏大道,走进

走出从未留意银杏变化的细节,也从未认真感受其辉煌的内涵,只觉得它不过是一道平常风景。而此时身置醉白池仰望古银杏,却生出莫名的迷醉和不曾有过的感慨,仿佛久别重逢的亲情的激动让我深感它的壮美非同寻常。事实上,它的生命之旅和岁月磨砺本就远胜于其他植物,否则不会被誉为了“活化石”而成为地球上最古老的植物。当然,不同的处境和角度,会有不同的心境和认识。譬如同一事物天天相处也就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分别一时或换一角度和时间地点就会有所依恋和珍惜。就像久别的亲人友人或某一事物,时间一长就有念想,猛然相见格外亲密。恰如醉白池的银杏,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色彩,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美感,不同的境遇有不同的感触。这是生活感知,也是心灵感应。

其实,醉白池的美就是一个“醉”字。据说,清顺治年间工部官员顾大申在宋代松江进士朱之纯私家花园上扩建园林,完工时正逢彩菊飘香,层林尽染。其赏秋景,闻菊香,品美酒,微醉时油然想起诗仙李白醉酒便欣然取名“醉白池”。园中的一泓池水似乎就是一池醉人的清酒,从古到今吸引了无数文人雅士觴咏挥毫醉醉不已。尤其在深秋里,一池清水静静地映衬着残荷的疏影,那种恬静的陪伴、光影



印象荷塘

尤拉 画

## 醉白亭

王英鹏 书

## 金橘飘香挂满枝

陆漪

从我记事起,母亲在屋前种了两棵金橘树。春天,在春雨春风的抚慰下,金橘树如饥似渴地吮吸着春天的甘露,嫩绿的叶芽争先恐后地冒了出来。初夏时节,玉白色的棉花盛开了,在翠绿的叶间错落有致地绽放着,格外撩人。微风拂过,一缕缕如梦似幻的清香就扑鼻而来,沁入心扉,颇有“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的醉人韵味。花谢后的翠绿叶芽间,一枚枚青青的小金橘儿已然挂果了。金秋时节,青上结满了一个个诱人的黄澄澄小金橘,仿佛一盏盏小灯笼,有的羞羞地躲在郁郁葱葱的绿叶后,有的高高挂在枝头,惹人喜爱。冬季,成熟的果实缀于绿叶间,真可谓“碧叶金丸,扶疏长荣”。北宋文学家苏轼对金橘充满了喜爱,不但喜欢金橘的甜滋滋溢满不绝口,于是留下了千古名句“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金橘成熟后,母亲采摘一些分给左邻右舍品尝,剩下的都给我们大快朵颐。记得第一次吃金橘就闹了个笑话,我好不容易才把橘皮剥掉,然后把果肉扔进嘴里,急不可耐地一咬,酸酸的味儿让我直皱眉。母亲见了忍俊不禁,她笑着说:“金橘主要的食用部位就是表皮,连皮带肉一起

吃口味更好。”我又拿起一颗放到嘴里,酸酸甜甜的橘汁在口中流淌,迅速弥漫开来,滋润了喉咙,舒爽的感觉直入心田。吃完后嘴里居然还有淡淡的芳香,那种独特的滋味让人久久回味,真是“香雾暖人惊半破,清泉流齿怯初尝”。英国诗人托尼·哈里森品尝了金橘后写了一首诗:“不是橙子、不是青柠、也不是蜜橘,这种来自东方的柑橘,大小只能与樱桃相比;从树上摘下,整个吃下去,甜的果肉,酸的内皮——抑或是酸的果肉,甜的皮……”

两棵金橘树伴我度过了美好的小学和中学时代。后来看到了一些书,才知道金橘在我国源远流长,也颇受人们的钟爱。战国时代《吕氏春秋》载:“果之美者,江浦之橘,云梦之柚。”表明两千多年前江浦就出产橘子。屈原的《橘颂》云:“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借赞颂橘树的内外兼美来自喻。宋代大文豪欧阳修《归田录》载:“金橘,以远难致,都人初不识,明道景祐初,始与竹子全优京师,金橘香清味美,轩之樽俎间,光彩灼灼,如金弹丸,诚真果也。都人初亦不甚赏,其后因温成皇帝尤好食之,由是价重京师。”欧阳修赞美金橘为“珍果”。

“珠颗形容随日长,琼浆气味得霜成。”黄澄澄的金橘从千古时空穿行而来,历经风雨洗礼,它是大自然给予我们的最清甜的馈赠,值得永远期待、尽情享受……

## 风斗扬起稻谷香

陆金美

风扇车就放在锅里。收稻时它就闪亮登场了,老人家管它叫“风斗”,是父亲用家里杂树清木匠师傅打制的,已有很多年了。自从父母去世后,我又久居外地,老家整天锁门,院里已积了好多落叶,锅屋的后墙已倒塌一半,风斗暴露在外面,日晒雨淋,基本处于腐烂状态。

前日回老家,见到了那架风斗。后墙板已被蛀虫蛀得全是小洞,一动手屑落下一层。屋后的稻子金黄,可风斗前板已脱落了,只剩下稀稀落落的骨架,一副缺少胳膊的模样,瞧着让人心疼。“弓”字形的铁摇把,还顽强地连着几片扇叶,伸手一摇,还能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

对于风斗的印象,应该是在7岁左右的光景。那时我还没有上学,就和村里几个同龄孩子在一块玩。老家在里下河,那里水清地肥,夏天的时候,到处都种上了水稻,我们爱去稻田丰产沟里捉泥鳅抓小鱼。当田里青绿的稻穗变得黄澄澄时,父亲就把风斗从厨房里抬到院里,扫除灰尘,

河,树木,全成了冰雪的世界。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一舟,一笠,一竿,一人,独坐在江边垂钓,任凭天空大雪纷飞,老者却坐在江边稳如泰山,这个美丽富有诗意的画面,被诗人柳宗元写得妙趣横生。

在呼啸的北风中,墙边的梅花开了,梅花一开,香味扑鼻,在雪地里格外刺眼,王安石忍不住赞美道:“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踏雪寻梅,围炉夜话,读书写诗,或温酒煮

北风萧瑟,万物凋零,当树上最后一片叶子落下时,人们便走进了冬天。

冬天来了,相比春的蓬勃,和夏的激烈,还有秋天的丰收,冬天就简单多了。冬天像一位从舞台上走下来的女子,卸掉了一切装束,以素颜朝天。

一场大雪过后,把原来的一切都覆盖了。村庄里到处是冰雕玉砌,银装素裹,白雪皑皑,像是走进了童话的世界里。

李白曾对着这鹅毛大雪作诗道:“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北风呼啸,冰天雪地,大山,村庄,小